

#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高校科研评价： 逻辑遵循与变革路径

王兴宇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高校科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知识创新活动,受到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及其复杂样态投射到高校科研评价制度中,体现为学科、情景化、社会化、市场化等多重话语与逻辑的交织。高校科研评价须充分考虑大学学术的特殊性与知识生产的复杂性,超越单一视角,形成系统思维,在时间、技术、制度、价值等多维逻辑中探索变革路径。

**关键词:** 知识生产; 高校; 科研评价; 学科

中图分类号: G40-05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4)02-0040-07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4.02.008

科学研究既是大学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保证。而科研评价作为鉴别和认可学术品质与学术贡献的核心机制,是“大学科技创新活动的风向标”<sup>[1]</sup>,直接决定着所大学的科研生态。我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建立一流的大学科研评价机制来保证科研人才的培养与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破五唯”作出总体部署,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将教育评价改革摆在了极为突出的战略位置。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不少学者对我国高校科研评价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思考<sup>[2]</sup>、构想<sup>[3]</sup>与改革策略<sup>[4]</sup>,但鲜有学者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深入探究高校科研评价的变革路径。科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知识创新活动,受到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知识生产模式为理论视角分析大学科研评价问题,探讨高校科研评价的困境与突围策略十分必要且重要。

##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

知识生产模式是一个由知识和生产模式构成的复合概念。国际经合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知识的创造、创新,或者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包括传统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其它一切知识的制造或创造”<sup>[5]</sup>。在这一概念语境下,知识生产具有独创性、非重复性,知识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对知识的探求被视为一种生产性活动或生产性制度,由此产生的知

识则被视为这一社会劳动的直接产品,即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产品。在知识社会,知识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创造与操纵符号(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和生产与分配财富及服务能力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元素”<sup>[6]</sup>。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也曾评价其为“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sup>[7]</sup>。作为一种“经济性”的生产活动,知识生产具有一般生产活动的属性,但比物质生产具有更宽广的内涵。这也决定了知识生产在与社会实践需求的共振中会发生生产模式的转变。

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阶段知识生产模式不同。尽管知识积累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正式的知识生产活动还是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并延续到近代大学中的。这类知识生产模式被称为模式I,也被齐曼称为学院科学。其主要特征是基于某一学科,以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为主导,更加强调理论知识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等级性。大学中经典的“为知识而知识”“闲逸的好奇”的理念便是以这一学科框架的知识生产模式为基础。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持续推进,知识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大学也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以追求“纯知识”为目的的“洪堡理念”逐步让位于服务社会的新观念<sup>[8]</sup>。相应的问题来源、解决思

收稿日期: 2023-03-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流大学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研究: 国际经验与本土探索”(编号: 21YJC880047)。

作者简介: 王兴宇,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智慧教育。

路、组织架构、质量控制等知识生产的诸方面都实现了对模式 I 的超越。吉本斯等科学政策专家在其著作《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将这种突破原有学科框架、发生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能够“对工业、政府或更广泛地,对社会中的某些利益相关者有用”<sup>[9]</sup>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 II。从模式 I 到模式 II 也是知识生产模式最重要的现代转型。

科学知识的发展推动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同时也深刻改变着知识生产的资源禀赋与知识消费的需求状况,形成了知识生产过程中新的利益格局。“2003年,美国埃利亚斯·卡拉雅尼斯(Elias Carayannis)教授首次阐释了模式 III 知识生产思想。随后,其与奥地利学者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在其著作《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中的知识生产、散播和运用》中首次使用模式 III 的概念,并对这一知识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sup>[10]</sup>。“多主体、多形态、多节点、多层次”的三维结构模式与“竞合、共同专属化和共同演进”三重逻辑机理共同构成模式 III 知识生产系统<sup>[11]</sup>。“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网络扩充为“大学-产业-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四重螺旋结构。“大学曾一度控制了通向知识的道路,但是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sup>[12]</sup>。知识生产被赋予更广阔的理解,在突破学科框架的基础上更加关涉公众话语,公众与知识生产和创新开始具有高度相关性。协同、跨界、综合、集成成为新知识生产模式的核心要件<sup>[13]</sup>。

大学作为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是其演变的重要标志。这也为探讨大学科研活动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分析维度。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在传统生产模式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模式的出现并不会导致旧生产模式合法性的丧失;相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还能够为一系列在学科框架内无法解释的社会实践提供知识基础。虽然从模式 I 到模式 II 再到模式 III,知识生产早已冲破“象牙塔”的“封锁”,在“超学科”“跨学科”“应用性”“集群化”“网络化”等更广阔的语境下满足人类实践“不断知识化”的趋向,但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仍然在大学中共生和发展。大学的科研活动也正是在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推拉下逐渐从学科规范控制下的封闭系统向与社会环境良性互动的开放系统转变。

## 二、高校科研评价的逻辑遵循

高校科研评价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学术品质与学术贡献的优异程度进行的鉴别与认可。它对科研发展具有显著的导向性,既是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也是科研管理的决策依据,直接影响着高校科研发展方向、科研成果质量与科研人才成长。从知识生产视角来看,知识生产转型带来了高校科研活动动力机制的改变、科研主

体的扩散、科研组织与场所的转变。大学、产业、政府以及媒体与公众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担当的角色各不相同、各有所重,进而形成多重推动力量。结合知识生产转型的基本理论,可以从学科、情景化、社会化、市场化等四个维度分析高校科研评价改革需要遵循的四重逻辑。

### (一) 知识生产的学科逻辑

学科是高校科研的基础,即使在知识生产转型的背景下,学科逻辑仍然是分析高校科研活动的主要线索。从模式 I 到模式 II 再到模式 III,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稳定的学科框架被突破,认识论层面的价值协商框架逐渐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框架作为科研活动的底层逻辑失去合法性基础。科学是源,应用是流。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是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和动力,在模式 I 的基础上开展模式 II、模式 III 的知识生产是现代大学科研发展的主流趋势。如果忽视学科逻辑,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将很难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也很难服务国家和市场的需要。

知识生产的学科逻辑是由大学发展史决定的,重视学科逻辑并非固守传统,不求思变。大学从知识储存、传承的场所发展到知识创新、生产的场所历经千余年历史。至今,就新知识的生产而言,现代社会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可以与大学相提并论的机构<sup>[14]</sup>。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为真理服务的纯粹内生性知识的追求<sup>[15]</sup>。只有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包纳没有功利目的的“为知识而知识”“无用”的科学研究。这些短期无用可能长期有用、无须体现在工具价值上的知识正是在学科框架的庇护下得以被生产。

学科逻辑是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的重要依循。每一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sup>[16]</sup>,决定着学科共同体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虽然学科逻辑在组织建制、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壁垒,但无论是单学科、多学科还是跨学科、超学科的科学都是学科共同体不同成员或不同学科共同体成员彼此联盟,在与学科有关的理论、方法、技术等基础上协同合作开展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所以不管是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还是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都与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科研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活动,其评价改革需要充分考虑知识生产的学科逻辑,否则科研评价将失去知识基础。

### (二) 知识生产的情景化逻辑

“情景化”是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中被关注最多的现象之一。它是从高度学科化的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并不具有“稳定性的结构”<sup>[17]</sup>和普遍性原则,但它“由统治着基础研究或学科的认知及社会规范所规定”<sup>[18]</sup>。“情景化”在知识生产中仍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根据吉本斯等学者的

论述,基础研究总是受到应用知识的启发,应用研究总是对某些现象的本质规律表现出兴趣,而“情景化”的知识生产便处于这二者之间<sup>[19]</sup>。在“情景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科学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不断强化,知识议程的特殊性、地方性和即时性备受关注”<sup>[20]</sup>。它具有更强的现代性,其目标是解决特定的问题,科学研究在应用情境中进行,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非线性协同和多维聚合的特征。

知识生产的情景化是反思当前科研评价问题的重要切入点。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知识生产活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古典知识的传承到科学知识的探索再到应用知识的开发,大学场域中知识类型的丰富和知识价值取向的转变推动着组织职能的演变和结构的革新<sup>[21]</sup>。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科研工作者突破原有的学科框架,展开更广泛的探讨与合作,科研工作者被期待在跨学科应用情境中展开科研实践,跨学科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复杂社会问题中的意义愈发重要。虽然这种以应用情境驱动的科研活动也会形成暂时的、松散的学术联盟,但往往随着问题解决或课题结束而解散。尽管其最终知识产出很难归属于某一特定学科甚至也很难在知识版图上进行定位,但跨学科研究也可以发展出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

知识生产的情景化对高校科研活动的典型影响便是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建立。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出现可以有效打破学科之间、行业之间、主体之间的界限,促进知识交叉融合创新和全球性复杂问题的解决。例如,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等都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技攻关进行的多学科深度交叉与融合。随着外部环境的变革、社会需求的驱动,大学致力于学科知识的科研活动正在部分让位于更有社会实用价值的知识生产活动。正如布鲁姆所言,“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sup>[22]</sup>,而大学的学术正在经历这样的变革。

### (三) 知识生产的市场化逻辑

市场化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数量增加和知识需求方逐步扩张的背景下出现的知识生产现象,是知识生产转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知识经济社会要求知识成果对社会发展有用,而知识生产在追求对社会、政府、企业等有用的过程中势必要走向市场化。首先,知识经济的发展对高新知识成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能够产出高新知识成果的应用型科研受到普遍重视。知识生产成果转化到市场中并得到快速应用,变得愈加迫切。其次,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市场力量逐步渗透到知识生产中,知识与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知识被生产和被需要的数量和场所比以往

变得更加广阔和差异化<sup>[23]</sup>。大学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政府也不再是科研资助的唯一提供者,政府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调控者角色正在部分让位于市场。

对大学而言,“通过学术研究产生新知识,这就是大学的使命”<sup>[24]</sup>。传统大学被要求创造理想与信念甚于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受教育群体背景复杂化、社会问责常态化、教学技术化等一系列大众化后果使得大学走向公众和市场,重新将自己诠释为一个联系产业、政府和媒体的巨型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大学有了知识的功利性,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殿堂<sup>[25]</sup>。科学研究的知识成果除了同行评议以外,还需要在市场竞争、社会效益等“应用语境”下接受评判。在以知识为中心联结成的关系场域中,大学以学术逻辑为主导的知识生产的古典传统开始面临市场逻辑的挑战。

知识生产的市场化逻辑需要高校科研评价有更宽泛的标准。实用主义、效率观对高校科研的深刻影响,使得“有用”成为市场逻辑引导的科研评价的核心概念。在科研评价中,对“有用”的追求体现在对科研活动的知识成果“有没有市场竞争力”“花费是否有效”“能否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追问上,具体表现为一套“标准化操作程序”和系列量化的客观指标。尽管这类评价饱受诟病,是一种“新管理主义理念下的数字化科研评价”<sup>[26]</sup>,但知识生产的现代转型所纳入的来自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的学术兴趣需要高校科研评价在同行评议之外进行更为丰富的决策。在后学院科学时代,高校科学研究部分走向市场是必然的,科研的效率、效益和效用自然是需要被重视和考虑的。市场的、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也将成为高校科研评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四) 知识生产的社会化逻辑

社会化是在对传统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二次建构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模式Ⅱ”知识生产中体现为知识生产活动牵涉的利益相关者增加,开始在整个社会扩散。除了大学以外,越来越多企业、科研机构甚至民间机构都可以参与知识生产。而在模式Ⅲ知识生产中表现为大学、产业、政府、公众等社会实体以多形态、多节点、多层次的方式参与知识的协同创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相互交织,共同促进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知识生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知识协同创新过程中,公共文化、大众传媒、社会价值等成为知识生产议题设置需要充分考虑的部分。也就是说,知识生产的社会化逻辑“既关注自上而下的政府、大学、产业政策与实践过程,也关注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和草根行动计划,通过行为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高效协同”<sup>[27]</sup>。

知识生产社会化意味着大学发展社会化。按照约翰·

布鲁贝克的分析框架,现代大学的哲学基础已经从认识论转移到了政治论,政治论是大学合法化的基础,大学被要求独立面对社会和市场,并用对社会和市场的有用性证明自己的价值<sup>[28]</sup>。大学既要继续承担追求真理的使命,守护社会的理性与良知,也要充分促进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在社会各部门中的应用,“对科学知识及其生产和应用的掌握,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和争取权利的基础”<sup>[29]</sup>。

随着社会生活对知识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公众与媒体进入“大学-产业-政府”螺旋结构中,大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属性越来越显著。首先,大学开始具有“学术企业”的属性,社会、经济与大学的互动愈加密切,委托课题、校企合作等方式的出现让大学的科研成果快速弥散到社会各个部门。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让很多研究被置于公众视野,科技发展对公众利益造成的各种影响也被更为广泛地感知到,越来越多的团体希望能够影响甚至参与研究进程已经成为可能。“学者需摆脱‘知识权威’的身份,用平等的眼光和谦逊的态度看待不同知识类型,并同公众一道参与到知识的发现过程中去”<sup>[30]</sup>。知识的交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学科、空间甚至时间的限制,媒体和公众都可以成为高校知识生产的监督者,除了传统标准以外,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反响也将成为大学必须考量的因素。

### 三、高校科研评价的变革路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当前知识生产现代转型的复杂样态下,高校科研评价改革面临多方挑战。已有研究也指出,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科研分类评价未得到明显体现、科研主体评价多元化不完备、科研内涵评价不突出、科研评价方法整合不到位、科研评价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sup>[31]</sup>。其中,追求各项指标上的比较是科研评价问题的主要“症结”。从更深层来看,“现行科研评价制度是以‘经济人’假设而不是‘学术人’假设为基础”<sup>[32]</sup>,这也导致了高校科研评价重外部刺激轻内部精神驱动、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而大学的科研与其他科研机构有着明显不同,今天大学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已经越来越深,但也部分保留着“象牙塔”的传统。不同知识生产逻辑在大学的科研生态中共存,实际上也时刻处在动态博弈中。因此,高校科研评价要充分考虑大学学术特殊性与知识生产复杂性,超越单一视角,形成系统思维,在时间、技术、制度、价值等多维逻辑中探索变革路径。

#### (一) 时间之维: 适当拉长评估周期, 加强过程评价

虽然知识生产转型理论是分析大学科研评价的重要视角,但知识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中一个显著差别表现在生产时间周期上。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其价值通常不会

体现在生产周期上,这是由其成本与效益决定的,但科研活动不同,科研活动过程与结果同样具有价值,而且科研活动结果价值往往可能要经过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检验。因此,高校科研评价改革应充分考虑时间之维。

#### 1. 高校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需要科研评价加强对过程性投入的关注

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科研活动不像商品生产一样纯粹,特别是对大学而言,“发现高深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sup>[33]</sup>。这一任务通常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时间和精力投入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产出世俗意义上有价值的成果。正因为如此,真正科研成果背后的时间和精力始终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历史上,人类曾对永动机进行过长时间的探索,最终被证明永动机的建造是不可能的,但这一“徒劳无益”的科学研究却启发人类发明了蒸汽机、电动机、自行车等上百种机械。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的过程价值需要在评价体系中有所体现。由于过程具有隐蔽性,可以将投入时间与科研成果的关系作为科研评价的一个维度。如此,高校科研活动的累积过程便受到重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对基础研究的宽容与支持。

#### 2. 构建时间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模型,让“时间”更科学地进入评价体系

当前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到高校科研中时间数量投入的累积效应、时间的分配效应等方面<sup>[34]</sup>。特别是对于科研合作而言,合作者的科研贡献如何衡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学者基于不同贡献度的算法,以文献半衰期为阈值,提出了一个融合作者合作与时间效应的指数模型<sup>[35]</sup>。这对于提高科研评价的科学性是值得肯定的尝试。时间对科研评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关注发文量、引用量、引用率等指标的基础上,将其置于时间的“框架”中,构建更高层次、更为综合的指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 3. 充分考虑知识生产在时间上的学科差异,适当拉长科研评价的时间周期

不同学科科研具有不同特点,有些科研成果的确可以立竿见影地产生社会影响,有些科研成果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凝聚更广泛的共识,这都是正常的,特别是有价值的知识生产成果的出现往往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科研不应该是时间的竞争,“科研源于闲逸的好奇……学术曾长期被视为是一种慢节奏乃至带有消遣性的精神活动”<sup>[36]</sup>。这在当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科研评价体系的构建不能“一刀切”地看成果的转化率、引用率等指标,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建立包容的评价制度,摆脱慌慌张张的学术,让大学和科研人员保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定力潜心知识生产与创新。

#### (二) 技术之维: 科学制定指标, 重视新技术的应用

当前知识生产的复杂样态给科研评价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在科研评价中一些技术,如大数据、文献计量等的使用因明显的量化倾向而饱受诟病,但为了保证高校科研评价的科学性与有效,采用各类技术辅助评价的开展是必不可少的。知识生产的多重逻辑决定了科研评价不能囿于一个视角,仅仅依靠一种技术,而是要综合多种技术构建科学合理的体系。

### 1. 合理使用数学技术提升科研评价的科学性

以数据为基础、以数学技术为手段的评价模式衍生于实证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是“围绕着技术实践所形成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它追求操作过程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最大功效性”<sup>[37]</sup>。科研评价中数学技术的使用主要体现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上,而指标设计科学与否主要在于不同指标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补偿,如论文数量与反映论文质量的被引量,并构建良好的数学模型以确保尽可能科学地反映学术研究的水平,例如h指数、g指数、R指数、AR指数等都是数学意义上的补偿性科研评价指标设计,对科研品质的计量化与科学性评价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 2. 引入大数据技术提高科研评价的准确性与全面性

传统科研评价模型通常使用的是局部性、结构化数据,更可能准确反映知识生产过程的非结构化数据则很难被涉及,这也是科研评价中量化技术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科研评价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量化评价的局限。大数据技术应用科研评价首先要实现科研数据的多重采集,除了传统的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公开的数据以及SCI、EI、SSCI、CSSCI等检索系统中的“可见”数据以外,还要对高校科研活动的日常运行数据,如科研项目的申报以及科研活动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中的贡献等进行采集。其次,要重视对反映科研成果价值的隐性数据的挖掘。传统的“可见”数据对科研成果价值的评价并不完全准确,这是由科研成果价值显现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利用Python爬虫抓取HTML中媒体与公众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反映科研成果社会效益的非结构化数据,利用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对科研成果的价值进行分析与预测可以更有效地洞察知识生产成果的价值。

### 3. 利用智能技术革新科研评价方法论

人工智能技术蕴含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可以为高校科研评价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高校科研评价一方面要适应评价主体的转变,人工智能系统的成熟已经使以人类为主的活动转向人机协同,在科研评价中,它可以有效增强评价的科学性,降低评价中主观性强、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能够进行自学习、自适应、自我优化,这可以确保其在评价过程中不断进化,实现

科研评价的公平、精准,对科研评价方法的重构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探索人工智能支持的科研评价创新机制,是信息时代持续激发高校科研生态活力的重要思路。

### (三) 制度之维:重视同行评议,健全社会评价与监督机制

高校科研评价改革需要以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为基础。知识生产现代转型的诸多特征要求高校对科研评价制度进行变革,探索更为开放、包容并适应时代特征的评价“法则”或“实践逻辑”。

#### 1. 优化同行评议制度

“同行评议”是一种备受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相对公正、科学和客观的科研评价制度<sup>[38]</sup>。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变革需要重视同行评价,发挥专家评议的作用。首先,将同行评价与定量评价、定性评价进行有效结合。一方面,量化的评价体系可以为同行专家的研判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专家的权力,避免学术偏好、人情关系等因素对科研评价的干扰。其次,要科学设计同行评价人员的结构。专家遴选一般通过机构提名的方式产生,但专家组成员应尽可能隶属于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有不同年龄梯队以及相应的跨学科成员以保证多角度、多层次评价认知的形成。科研评价本身是一种“质量与正义”的分配问题,而评价团体评价角度、层次的丰富性是“质量与正义”的必要保证。

#### 2. 建立社会评价制度

知识生产转型中的社会化逻辑表明,“知识的价值不在于‘藏之名山’,而在于广泛传播;传播范围越广,知识价值越大;传播效率越高,知识增值越快”<sup>[39]</sup>。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场域不再限于高校,传播载体也不再限于期刊与专业数据库。学术APP、微信等平台使得学术成果已经逐渐突破学术共同体的隔离,进而实现与大众的无障碍接触,大众视角的社会评价也已经成为科研评价的重要方面。2017年,《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形成重大网络传播”的师生成果可申报认定为“等同于国内权威期刊刊发”或“等同于国内一级学术期刊刊发”。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公众直接参与科研成果评价,而是从成果社会传播中获取价值判断的依据,如不同平台上学术成果的点击率、转载率、点赞量、阅读时间等。一些比较成熟的学术类平台,如小木虫、豆瓣、微信公众号等,在此基础上借助相应的智慧算法进行更为精细和科学的评价,也是科研社会评价的重要参考。

#### 3. 健全科研评价监督与申诉机制

监督与申诉是保证科研公平有效的重要机制。从内容监督来讲,高校内部学术委员会、学风师德委员会等机构应制定详细、清晰的学术不端判定标准和完善的处理程序,以

保证内部监督机构真正发挥作用。从外部监督来讲,高校应加强科研评价信息的公开、责任追溯等制度的完善,鼓励社交媒体监督,以增强监督机制的约束力。除此之外,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应联合建立通畅的申诉通道,给予知识生产活动充分支持,给予评价对象充分尊重,让科研评价从单向度评价变为双向互动,从而提升科研评价的质量。

(四) 价值之维: 以科研育人为导向, 强化科研对人才培养的意义

大学知识生产的底色是人才培养, 这是由大学的教育属性决定的。大学科研育人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立德树人是大学科研育人的应然所在<sup>[40]</sup>。科研育人作为高校全方位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研评价中理应有所体现。

1. 在科研评价中, 提高科研创新融入教学的评价权重, 鼓励科研反哺教学

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 大学的知识生产应能够促进教学发展, 能够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 高校科研应有明确的教育质量观。既要从知识创新角度评价科研活动, 也要重视科研活动过程与结果对人才培养的意义。这要求高校科研评价不能将科研与育人二元割裂, 而要重视二者的有机结合。例如,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教学成果在科研评价中的权重, 将新教法、新技术等在教学中的应用尝试纳入科研评价体系。

2. 在科研评价中, 强化教师科研中学生的参与, 确保科研育人落到实处

高校教师的首要学术责任是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 这是由大学人才培养属性所决定的。对大学而言, 教师从事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深化专业知识、提升育人水平。高校教师的科研活动不能剥离人才培养而独立开展, 科研评价也应将科研育人纳入其中。一方面要重视教师课题、论文中学生的参与; 另一方面, 应强化学生独立申报课题、撰写论文中教师的作用, 将学生的科研发展作为评价高校科研的重要方面, 将育人价值引领贯穿到科研选题、科研立项、项目研究与成果运用的全过程中。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高校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矛盾, 有效助益教学内容的丰富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 四、结语

面对高校科研发展的复杂样态, 从多维视角出发, 分析科研评价的变革路径不但必要而且有益。这种分析和研究系统地反映出了科研评价改革需要考虑的多重话语与多重逻辑, 可以促使我们积极采取行动推动高校科研评价变革, 保证科研评价在更科学的轨道上发挥更大作用。根据知识生产的现代转型, 高校科研评价变革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单一

视角, 形成系统思维, 在时间、技术、制度、价值等多维逻辑中探索变革路径, 使科研评价真正成为引领高校科研发展的“灯塔”, 而不是破坏学术生态的诱因。

参考文献:

- [1] 吴杨, 乔楠, 施永孝. 大学科研创新评价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科研评价体系特点的考察[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1): 96-99.
- [2] 孟激, 张群. 科研评价“五唯”何以难破——制度分析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9): 51-58.
- [3] 刘在洲. 大数据应用于高校科研评价的价值意蕴与适用构想[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4): 109-116.
- [4] 景安磊. 完善高校科研评价和人才激励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20): 7-9.
- [5]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 17.
- [6]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7.
- [7] J.D. 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6.
- [8] 将逸民.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影响[J]. 中国高教研究, 2010(2): 16-19.
- [9] [18] [23] 迈克尔·吉本斯, 等.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学[M]. 陈洪捷, 沈文钦,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A 42.
- [10] 蒋文昭. 基于模式3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4): 34-37.
- [11] 武学超. 模式3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内涵、情境、特质与大学向度[J]. 科学学研究, 2014(9): 1297-1305.
- [12] 弗兰克·罗德斯. 创造未来: 美国大学的作用[M]. 王晓阳, 蓝劲松, 等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0.
- [13] 劳凯声. 智能时代的大学知识生产[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6.
- [14] 海格尔·诺沃特尼, 彼得·斯科特, 迈克尔·吉本斯. 反思科学: 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89.
- [15] 唐小媚.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其对学科建设的启示[J]. 高教探索, 2020(12): 29-33.
- [16] [33]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 徐辉, 殷企平, 等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87, 15.
- [17] WEINGART P. From “Finalization” to “Mode 2”: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97(4): 591-613.
- [19] HESSELS L K, VAN LENTE H. Re-thinking 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 [J].Research policy ,2008( 4) : 740-760.
- [20]NOWOTNY H ,SCOTT P B ,GIBBONS M T.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M].John Wiley & Sons ,2013: 50.
- [21]黄文武.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整合: 学科建设的应然取向[J].高校教育管理 2020( 6) : 77-85.
- [22]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41.
- [24]詹姆斯·杜德斯达.21 世纪的大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 [25]CLARK KERR.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 [M].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88.
- [26]王顶明,黄 葱.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的思考[J].高校教育管理 2021( 2) : 24-36.
- [27]武学超.西方学者对模式 3 知识生产的多视角理论阐释 [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11) : 147-151.
- [28]马凤岐.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 [29]尚智丛,田甲乐.科学知识民主研究的起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7( 1) : 114-118.
- [30]刘爱生.知识民主与高校科研变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 1) : 35-43.
- [31]刘梦星,张红霞.高校科研评价的问题、走向与改革策略 [J].高校教育管理 2021( 1) : 117-124.
- [32]刘 莉,季子楹.现实与理想: 目标群体认同视角下的高校科研评价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 : 37-44.
- [34]范皓皓,季楚煊,柴亦林.时间累积与时间分配: 学术型硕士的时间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J].江苏高教 , 2020( 7) : 39-48.
- [35]刘英杰, 阚宝朋.聚焦科研合作与时间效应双维度的 P\_ ( T-C) 指数研究[J].情报杂志 2020( 1) : 138-145.
- [36]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J].教育研究 2021( 8) : 92-103.
- [37]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 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82.
- [38]樊秀娣,石雪怡.英国“科研卓越框架”同行评议制度的改革及启示[J].江苏高教 2020( 9) : 24-31.
- [39]沈 丹,张福颖.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社会评价——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与服务创新[J].中国编辑 2018( 12) : 53-59.
- [40]刘在洲,段溢波.大学科研育人的时代价值与意蕴本源 [J].湖北社会科学 2019( 8) : 170-174.

## The Logic and Approache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ANG Xing-yu

(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knowledge innovation activity ,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is extensively and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and its complexity are projected into the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ies , embodied in the interweaving of multiple discourses and logics such as discipline , contextualization , socialization , and marketiz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 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particularity of university academics and the complex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 transcend a single perspective , form systematic thinking , and explore reform paths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logic of time , technology , system , and value.

**Key words:** knowledge production; universities; research evaluation; subject